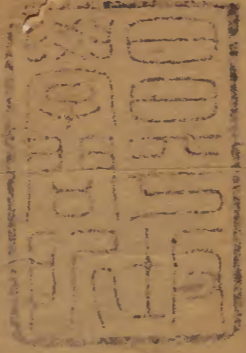


漢會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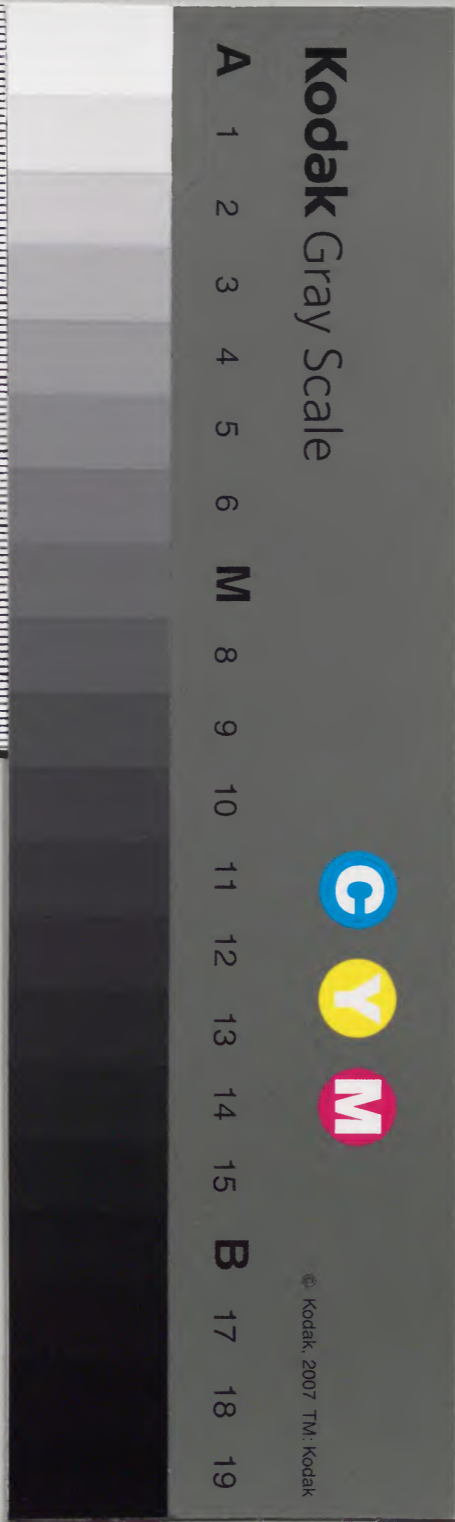
五十一卷之六十一



漢書門	二四二五	函號	二四一〇	架	二〇八	冊
-----	------	----	------	---	-----	---

內閣文庫	二四二五	漢書	二四一〇	函架	二〇八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25
	冊數	20 (17)
	函號	294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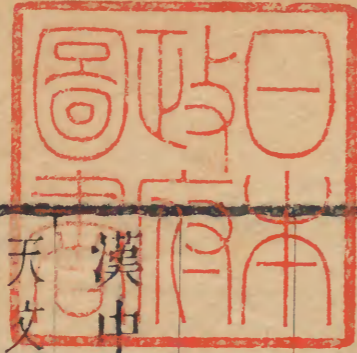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八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三

兵占



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

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

見欖雲如牛槍雲如馬欖槍楛彗異狀其殃一也必有

破國

天文 志

日方南太白居其南日方北太白居其北爲羸用兵進

吉退凶

天文

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長星出于東方長終天三十日去
占曰是爲蚩尤旗見則王者征伐四方其後兵誅四夷
連數十年元狩四年長星又出西北是時伐胡尤甚

五行

上旣悔遠征伐廼下詔曰曩者朕之不明以軍侯宏上
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匈奴若馬又
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
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著龜不吉不行廼者以縛

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
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
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
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
卜龜著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于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
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謬重合侯得虜
侯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
上以詛軍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

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

西域傳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

為助者也

藝文志

宣帝以書敕趙充國曰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

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勿敢戰者凶將軍

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

趙充國傳

成帝鴻嘉五年天水冀南山大石鳴聲隆隆如雷有頃

止聞平襄二百四十里壑雞皆鳴石長丈三尺廣厚畧

等旁著岸脇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鼓鳴有

兵五行志

軍功

高祖五年克項羽五月兵皆罷歸軍吏卒會赦其亡罪

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故大夫以上賜

爵各一級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

復其身及戶勿事

六年始剖符封功臣

封功臣見職官門

武帝元朔六年六月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

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

罪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為合有司奏請置武公賞官以寵

戰士本紀

武功爵臣贊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

官首六級曰秉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戾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

軍功師古曰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贊所引茂陵中書止于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

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

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

爵得至樂卿召顯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

夫小者郎食貨志

李蔡擊右賢王有功率中為樂安侯諸將多中首虜率

為侯者李廣傳

李廣出右北平為匈奴所圍軍幾沒罷歸廣軍自當亡

賞霍去病斬捕首虜過當封侯師古曰軍失亡者少而匈奴殺獲數多故曰過

當

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蕭望之以奉世

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雖有功

効不可為後世法故不得侯師古曰漢家之法擅矯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

貳師既伐大宛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勞士卒賜直四萬錢

李廣利傳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

武紀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莫府首虜差六級下吏削其爵罰

作之

馮唐傳

軍法

韓信申軍法

高紀

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

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

摺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武命任宏論次兵

書為四種兵權謀十三家兵形勢十一家陰陽十六家

兵技巧十三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

三卷

藝文志

高后七年朱虛侯章入侍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合章自

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殺之太后業

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齊悼惠王傳

繡衣御史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從事誅二千

石以下

雋不疑傳臣天麟按漢法吏六百石以上有罪皆先請見于宣帝末年之詔至于軍興從事則雖二千石以下亦得誅決于列暴勝之是也至其後劉屈氂欲斬司直亦以軍興法行之而勝之乃爭以為不可故被讒而自殺

唐蒙通佞郎用軍興法誅其渠率

司馬相如傳

廣漢郡盜賊羣起成帝拜趙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

事

薛宣傳

胡建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于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下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軍將軍有罪已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于用法疑執

事不諉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三王或誓于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建又何疑焉

胡建傳

金布合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

令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之傳

棄軍逃亡

多邛將兵追反虜擅棄兵還贖免罪

功臣表

景帝三年詔今邊等已滅吏民當坐邊等及逋逃亡

軍者皆赦之

本紀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

趙廣漢傳

畏懦後期

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

表

本傳云

坐後期

天漢二年匈奴入鴈門太守坐畏懦棄市

武紀如淳曰軍法行

退留畏懦者要斬

將梁侯楊僕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

完為城曰

功臣表武帝責僕書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為解

公孫敖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失期當斬贖為庶人

按霍去病傳云坐行
留不與驃騎將軍會

王恢主擊匈奴輜重單于還去廷尉當恢逗撓當斬

韓安

國傳

失亡過多

公孫敖為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

後失亡士卒多下史當斬

本傳

李廣擊匈奴坐亡失多當斬

楊僕擊朝鮮坐亡失多免為庶人

蘇建為前將軍與翁侯趙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

表

虜獲不實

魏尚為雲中守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下吏削其爵

罰作之

馮唐傳

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

表

車順坐擊匈奴盜虜獲自殺

車千秋傳

臨蔡侯孫襄坐番禺奪人虜獲掠死免

武功臣表

武帝責楊僕書曰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

以為獲是一過

傳

澧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表

爭功

左將軍荀彘擊朝鮮坐爭功棄市表

亂屯兵

中郎將邛入至趙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

殺

趙充國傳

迷失道

衛青擊匈奴李廣與右將軍趙食其合軍出東道
惑失道後大將軍廣自殺右將軍下吏當死贖為庶

人本傳

乏軍興

趙廣漢坐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本傳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趙廣漢傳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調馬不適士劾乏軍

興連貶秩本傳

段會宗擅癸戌已校尉兵乏興有詔讀論本傳

韓延年行大行令事擅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

完為城旦功臣表

擅興

邗侯李壽為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誅表

公孫賀子敬聲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下獄公孫賀傳

燕王旦上書言霍光擅益幕府校尉疑有非常

王尊坐擅離部曲免本傳

西漢會要卷第五十九

宋 徐 天 麟 撰

兵四

屯田

文帝時晁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

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

深塹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

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民之欲往者賜高爵

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上從其言募民入

塞下 晁錯傳

武帝元鼎五年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 食貨志

孝武征四夷開西域自燉煌而至鹽津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以給使外

國者 西域傳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海內虛耗上既悔遠征伐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輪臺以

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可遣屯田卒詣故輪臺以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以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遣騎假司馬為斥侯屬校尉事有便宜因騎置以聞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業益鑿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烏孫為便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以助邊用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于車師千餘里今請遠田

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天下非所以擾民也朕不忍聞

傳

武帝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

之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

食貨志

昭帝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將吏屯田

張掖郡

紀

昭帝用桑宏羊前議以杆彌太子賴丹為校尉將軍田

輪臺輪臺與渠犁地皆相連也

西域傳

元鳳四年鄯善王請曰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欲願

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以依威重于是漢遣司

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之後更置郡尉伊

循官置始此矣

西域傳

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司馬校尉喜將免刑罪人

田渠犁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後收穀吉喜發城郭諸

國兵萬餘人自與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食盡

吉等因罷兵歸渠犁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王于石

城王奔烏孫吉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犁及車師益積穀

以安西國侵匈奴于是吉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匈

奴遣騎來擊漢田少卒不能當吉上書願益田卒公卿
議以為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

西域傳

宣帝時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于是徙屯田于北胥鞬

披莎車之地

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

同上

宣帝神爵元年先零畔逆他種劫畧背叛趙充國至金城計欲以威信招降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奏曰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于內不可不謹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干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

十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鮮水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合可至鮮水左右

田事出賦人二十畷至四月草生發郡國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卽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于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

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于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困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因又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

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于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得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

犬馬齒哀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爲一將軍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算先零羗精兵分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凍飢旱

開莫須又頗暴畧其羸弱蓄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
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
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
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
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枝聯不絕便兵弩飭鬪
具燧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
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
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
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它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
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
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
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及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
令兵出難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
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留遑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

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
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
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輸以明詔宜皆嚮風雖其前辭嘗
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
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甲車于山野雖
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
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
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
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

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
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
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于是充報國曰皇帝問後將軍
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
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謹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强弩
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于是
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邛出擊强弩山降四千
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邛斬首降者亦二千餘

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
 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比斬首七千六
 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三百人渴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
 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
 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趙充國傳
 元帝時馮奉世擊西羌破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

處本傳

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西域傳

雜錄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千界中積食糧乃入嚴助傳

屯田校尉武帝置宣帝時始屬都護西域傳

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百官表

武帝時楊可告緡徧天下得民財物以億計田大縣數

百頃小縣百餘頃水衡少府太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

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食貨志下

元帝初元三年詔曰珠崖背叛議者之言孤疑辟難則

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飢餓與遠蠻之

不討危孰大焉其罷珠崖郡賈誼傳

馬政

大僕掌輿馬

百官表詳見輿服門廐馬條

漢興天子不能具醇醑而將相或乘牛車

食貨志注云無醇色之馴

謂四馬

雜色

漢初鑄莢錢馬至匹百金

食貨志

晁錯說文帝曰今令民有車騎馬復卒三人

食貨志

文帝二年詔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本紀

景帝中四年御史大夫衛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

齒未平不得出關

本紀服虔曰馬十歲齒下平

景帝始造苑馬以廣用

食貨志臣天麟按太僕屬官有邊郡六牧師苑令師古曰漢官

儀云牧師苑三十六所分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七頭

中六年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

本紀

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

間成羣乘牝牝者櫛而不得會聚

食貨志

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

本紀師古曰養馬之苑舊禁百姓芻牧故今罷之

衛青比歲擊胡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

食貨志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

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

食貨志

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軍馬死者十餘萬匹

食貨志

兩將軍之出塞塞閱官馬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

塞者不滿三萬匹

霍去病傳

自衛青圍單于後以漢馬少故久不伐胡

本傳

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牝馬匹二十萬

本紀如淳曰貴平牝馬賈欲使

人競蓄馬

兵草數動民多買復于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

出焉

食貨志

元鼎四年令民得蓄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

一 食貨志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蓄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

五年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

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蓄字馬歲

課息

食貨志

太初二年籍吏民馬補車騎馬

本紀

上既悔遠征伐迺下詔曰當今務在修馬復令以補缺

毋乏武備而已

臣天麟按晁錯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即馬復令也

郡國二

千石各上進蓄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西域傳

昭帝始元四年詔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
都官者且減之本紀

五年罷天下亭馬母及馬弩關本紀應邵曰武帝令天下諸亭養馬母今罷之

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寸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

元鳳二年詔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
其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本紀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馬以振困乏九月詔太僕減穀食

馬本紀

雜錄

黃霸守京兆尹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

貶秩本傳馬少事士多不相補滿也

召延坐不出持馬要斬文帝功臣表

任當千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

景武功臣表

太原郡有家馬官地理志注云漢有家馬廄一廄萬匹時以邊表有事故分來在此

大宛國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張騫始為武

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

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宛遂

攻殺漢使取其財物于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萬餘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

馬三千匹漢軍乃還

西城傳

趙充國奏倅馬什二

師古曰倅副也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牽馬過殿下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拜為馬監

本傳

備邊

漢二年興關中卒乘邊塞

本紀

五年齊右丞相傅寬徙為代相國將屯二歲為丞相將

屯

本傳師古曰時代常有屯兵以邊寇寬為代屯將此屯兵也

陳豨為代相監邊

本傳

豨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

盧縮傳

上破豨還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

南有之遠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

屬代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益少矣

本紀

文帝後六年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故楚

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守周

亞夫為將軍次細柳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祝茲侯

徐厲為將軍次棘門以備胡本紀

武帝元光元年十一月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屯雲中

中尉程不識為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本紀

六月匈奴盜邊遣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安國為材官將

軍屯漁陽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徙益東屯右

北平安國既斥疏將屯又亡失多甚自愧迺益東徙本紀

元封四年匈奴寇邊遣拔胡將軍郭昌屯朔方本紀

太初三年使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

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

伉屯其旁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匈奴

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行壞光祿所築亭障匈奴傳

昭帝即位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

桀行北邊本紀

始元二年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

郡本紀

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東

遼本紀

宣帝本始中匈奴常數十萬餘騎南並塞欲入為寇遣

趙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郡

充國傳師古曰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雁門定襄

北平上谷漁陽也四萬騎分屯之充國總領統之

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

卒數千人

趙充國傳

地節三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附遠是以邊境屯戍未

息今復飭兵重屯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其罷車

騎將軍右將軍屯兵

紀本

五鳳四年以邊塞亡寇減戍卒什二

紀本

平帝元始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掾四十四人持節

行邊兵

紀本

雜錄

晁錯說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上從其

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古之徙遠方也相其陰陽之利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爲置鑿巫以救疾病此所以使
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又聞古之制邊縣也使五
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
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侯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
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于應敵勸以
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旋踵矣

晁錯傳

武帝元朔二年募民朔徙方十萬口

本紀

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邊

本紀

元鼎六年置張掖燉煌郡徙民以實之

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募貧民徙安民縣縣次給食至徙所賜

田宅什器假與犁牛種食

本紀

晁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于以
粟爲賞罰今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
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于是帝從錯之言募民入粟邊二
千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萬二千石爲大
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食貨志

武帝通西南夷道悉巴蜀租賦不足以供之乃募豪民

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食貨志

宣帝即位穀石至五錢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

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其價而糴名曰常

平倉民便之食貨志

趙充國曰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

斛羗人不敢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

耳失此二策羗人故敢為逆趙充國傳

元帝初元五年罷常平倉本紀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

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賈誼傳文穎曰邊方備胡

寇作高士櫓櫓上作桔槔槔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燃之以望其烟曰燧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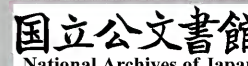
邊郡之士聞舉烽燧燔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司馬相如傳孟

康曰烽如覆米箕垂著契臯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

令天下共給其費蕭望之傳

邊郡發奔命書持赤白囊丙吉傳



邊郡有長史掌兵馬 百官表

太守卒史邊郡一人 儒林傳

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

母將隆傳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兵器以澹之 貨志

西漢會要卷第六十

宋 徐 天 麟 撰

兵五

處降

典屬國掌蠻夷降者武帝元狩三年昆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千人屬官九譯令成帝河平元年省併

大鴻臚 百官表

文帝時弓高侯韓黓當以匈奴相國降侯 功臣表

襄城侯韓嬰以匈奴相國降侯 功臣表

景帝時匈奴徐盧等五人降漢上欲侯之以勸後周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陛下侯之即何以責人臣不守節者乎上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徐盧等為列侯

夫傳

武帝元狩二年表作三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屬

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紀凡言增屬國者皆增所國都尉也

安定 三水 天水 勇士

上郡 龜茲 西河 美稷

五原 已上並屬國都尉治 地理志

宣帝神爵二年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本紀

五鳳三年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本紀

諸從蠻夷來歸諡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吏縣令主 淮南

厲王傳

越騎校尉掌越騎 百官表如淳曰越人內附以為騎也

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 長水胡名也宣曲觀名胡騎之屯于宣曲者

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 師古曰胡騎之屯于池陽者也

武帝遣趙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張騫傳

大初元年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期至

貳師取善馬

宣帝神爵元年發胡越騎羗騎詣金城

本經臣天麟按羗亦可以羗人

內附者為之

杜侯復陸支以匈奴歸義因孰王從驃騎將軍擊左王

以少破多捕虜三千二百侯千三百戶

表

眾利侯伊卽軒以匈奴歸義樓剗王從驃騎將軍擊左

王手劔合侯千一百戶

表

捕盜

武帝時杜周任用是時都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

者大抵盡效王温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陽有梅免百政楚有段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

堅盧范主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

釋死罪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具食小

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于是上始使御史中

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不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

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

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

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

阻山川往往而羣無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咸宣傳

江充為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本傳

天漢元年秋開城門大搜

二年大搜索奸人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

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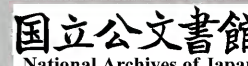
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

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本紀

征和元年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索十一

日廼解本紀

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龔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僻遠不霑聖化其民



困于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惟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荷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廼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掠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于是乎悉平民安土樂

業

冀遂傳

尹翁歸守右扶風選用廉平疾奸吏以爲右職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于小弱急于豪強豪強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鐵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

課常爲三輔最

尹翁歸傳

宣帝時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張敞上書自請治之曰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畧如此臣敞愚驚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間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節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書奏天子召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請治處郡

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張敞傳張敞守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會長數人居皆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補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
 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
 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
張敞

傳

敞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
 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
 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
 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
 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簾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懸
 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

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

張敞傳

建平侯杜緩爲太常坐盜賊多免

百官表

王尊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
 故宏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
 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
 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于是鳳薦尊召爲
 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
本傳
 成帝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班伯持節迎于塞下會定

襄大姓石李羣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狀因自願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室日為供具執子孫禮部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揖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于父師矣乃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

肅威稱神明本傳

陽朔三年潁川鐵官徒申屠聖等百八十八人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九郡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逐捕以軍興從事皆伏辜本紀

鴻嘉三年廣漢男子鄭躬等六十餘人攻官寺出囚徒盜庫兵自稱山君四年黨與寢廣犯歷四縣眾且萬人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漢太守發郡中及蜀郡合三萬人擊之或相捕斬除罪旬月平遷護為執金吾賜黃金

百斤本紀

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孫寶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

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郡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遣歸田里劾矯制自奏商為亂首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

寶為冀州刺史

孫寶傳

永始二年丞相薛宣坐西州盜賊羣輩免

恩澤侯傳

永始三年十一月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殺

留太守叔畧吏民自稱將軍徒李譚等五人共格殺並

等皆封為列侯

本傳

永始三年十二月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

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經歷郡國十九殺東郡太

守汝南都尉遣丞相長史御史中丞持節督趣逐捕汝

南太守嚴訢捕斬令等遷訢為大司農賜黃金百斤

本紀

平帝元始二年遣執金吾侯陳茂假以鉦鼓募汝南南

陽勇敢吏士三百人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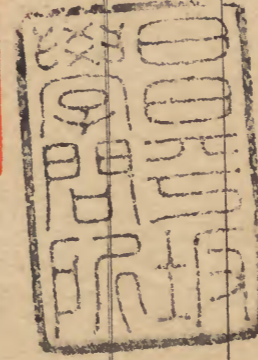
自出送家在所收事徙重雲陽賜公田宅

本紀

三年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盜庫兵攻官寺出囚徒大

西漢會要 卷之四

司徒掾督逐皆伏辜本



天保中

